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
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孙明梅 电话 56568162 E—mail:zzrbzf@163.com

人生讲义

交往有道

♣ 周振国

人是社会中人，自然离不开交往。但凡事有讲究，交往也有道。

交往之道，传播正能。人需要正能量，社会需要正能量，人际交往应该传播健康乐观、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，传播正能量。鲁迅先生曾说过，中国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。但今天仍然有人怀有“不平和愤恨的分子”，因而一些交往场合或交流平台上常有一些负能量的东西，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就像传染病一样，在人群中传播，丧人心志，贻害社会。俗话说“邪不压正”，对于负能量的东西不能温良恭俭让，而必须予以抵制和斗争，最好让它成为过街老鼠；同时积极传播正能量，让正能量充满交往的空间或平台，让交往变得健康、积极而阳光。

交往之道，结交益友。古人说：“与邪佞人交，如雪入墨池，虽融为水，其色愈污；与端方人处，如炭入熏炉，虽化为灰，其香不灭。”人是环境的产物，人际交往的圈子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。孔子曾提出“益者三友”，就是说结交正直的、讲诚信的和见多识广的朋友是有益的，古代像管仲和鲍叔牙、伯牙和钟子期、范式和张劭等，都是著名的益友之交，他们的交往都留下了精彩感人的典故。孔子还提出了“损友”概念。谁是损友？春秋战国时的庞涓便是。因嫉妒孙膑的才干，竟设计迫害引他为知己的同窗好友，致使孙膑遭受膑刑，被剜去膝盖骨而致残。曾国藩说：“一生成败，皆关乎朋友之贤否，不可不慎也。”

交往之道，距离生美。孔子曾非常佩服晏子交往的态度，夸奖他“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”。晏子对于交往越久的朋友，越是尊敬，尊敬便是一种距离美，使得友谊保持一种长久的魅力。这方面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更绝。梅克夫人是柴可夫斯基的粉丝，也是一位富孀，她在柴可夫斯基最孤独无助的时候，给了他经济上和心灵上的极大帮助和安慰；而柴可夫斯基则专门为梅克夫人创作了他最著名的《第四交响曲》和《悲怆交响曲》，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：“我爱你胜过其他任何一个人！”但这样一对相互爱慕的人，却心有默契，一生互不相见，虽然他们的居住地只隔着一片草地！交往的美，在于把握好分寸，亲，不一定非要怎样不可；疏，也不一定非要怎样不可，这样才能收放有度、从容交往、良性交往。

交往之道，素心如兰。司马迁说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，人有趋利性，人际交往带点功利性也属正常。但如果过于功利，像张耳陈余，交往变成了交易，那就变了味了，所以《汉书》把张耳陈余之交贬为“势利之交”，并说：“势利之交，古人羞之。”北宋胡锜诗云：“皎皎素心，抱冰霜之洁白。”人际交往，可贵是素心，不攀豪门权贵，不慕繁华热闹，放下浮名虚利，看开世情冷暖，任凭人生咸淡，不随流俗，唯抱朴贞，卷舒开合任天真，清交素友芝兰香。当然，凡事没有绝对，素心交往，努力就好。

朝花夕拾

难忘当年曳梢忙

♣ 刘传俊

秋季最后一个节气“霜降”刚过，我到小区物业办公室办事。随手翻阅桌子上的一摞报纸，其中一份报纸让我爱不释手。除版面上《一树鸟鸣》《插秧》等散文外，还有一幅《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》的绘画作品。画面上那股直冲云霄、逐渐散开的有着太湖石意向的云烟，是我50多年前曾在银幕上看到过的。不料想，此时此处在此媒体上再次相遇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新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。“东方巨响”，扬了国威，震惊了世界。不久，电影院就上映了成功爆炸的纪录片。

一个周六下午放学后，天气暖洋洋的，几位老师相约徒步到离家近20里的城里看纪录片。当年在小学就读的9岁的我尾随其后。电影院里，我聚精会神观看。“爆炸”前，科研人员穿戴防护衣和防毒面具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，将狗狗圈在笼子里做防护实验，爆炸后蘑菇云腾空而升的画面……我至今仍清晰记得。

那时，做好事不留名蔚然成风。我常同小伙伴们不声不响为生产队牛屋里的料缸里抬水喂牛，为五保户老人从井里打水，搀扶老人过河。早读时，头顶满天繁星率先到校，从窗户里跳进去打扫教室卫生。

那年月，肥料被农家视为宝贝。大队为使粮食增产填饱肚子，就在城北关集中办个“粪场”，让13个生产队共用。每队都派专人在城里积肥。粪堆大了，就安排农用木制大车拉回上地。胶轮大车屈指可数，铁轱辘的较为普遍。

电影散场后，几位老师来到“粪场”上，见第三生产队的社员正往一胶轮大车上装土肥，老师们不由分说，抢过工具就干，然后驾车返回。两位老师驾辕，“曳梢”是其他老师和我的活计。这“辕”，家乡人称作“牛抬辕”，本是搁在牛脖子上的，这时就靠人驾起掌控了。所谓“曳梢”，即用一根麻绳或草绳绑在大车侧帮镶嵌的铁圈上，绳子另一端，顺着车厢连接牛抬辕那根粗壮结实的圆木辕条从牛抬辕下穿过，由走在前面的人将绳梢头放在肩上用劲儿拉。驾辕的和曳梢的形成合力，车轮就会很听话地滚滚向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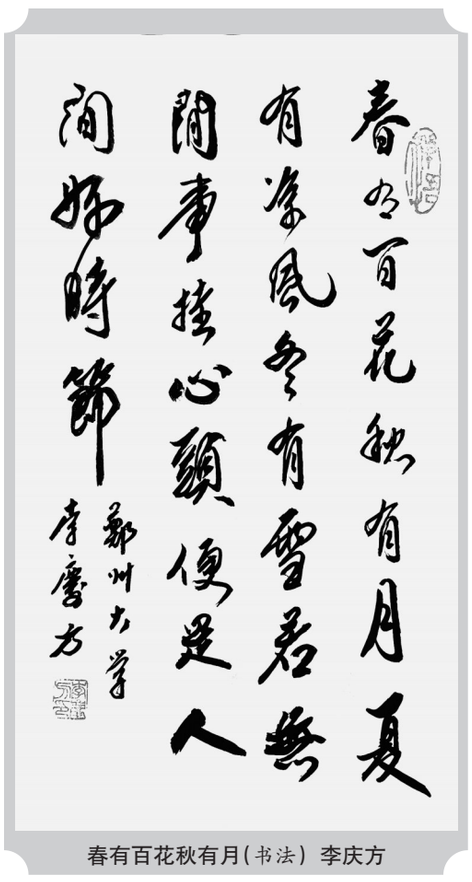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辉煌的灯火远离了我们。我们披着明晃晃的月光，拉着满满一大车土肥，脚步急速而又稳健地行进在富有弹性的乡间黄土路上。走回村庄，放下大车，已是午夜时分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品尝“曳梢”的滋味。

队里地多生产资料有限，大忙时，耕牛根本不够用。往地里运输肥料，从地里往回拉土沫子、庄稼，到城里直属库交公粮，时常靠人力操纵大车。青壮年劳力自告奋勇驾辕，妇女和体力稍弱者“曳梢”。寒冷季节，冬闲人不闲。社员们往往一清早便迎寒风驾大车将寨河沟里事先清理出来的淤泥、荒地里的土坷垃拉回来垫牛铺积肥。“曳梢”的人群中，常常有穿着土布棉鞋的我。“曳梢”得身体前倾伸着脖子奔走，把肩头的绳子曳得紧绷绷的。稍不用力，绳子就会打弯。如有偷懒耍滑的，驾辕的会冷不防玩笑般地往后拽一下绳子，引来他人哄堂大笑，偷懒者霎时会羞红脸蛋。

随后的十多个年头里，我曾无数次扮演“曳梢”角色。勤工俭学拉料礓、拉稻子，往修公路的工地上拉石子，在田地里拉犁子犁地，拉楼耩地播种，从田野里往回拉红薯、玉米、柴火……我们还在飘雪的大年初一早晨，将运土沫子的大车曳得飞快。那年母亲去世后，年幼的小妹妹“农转非”，也是我“曳梢”到几十里外的粮站办理有关手续。时常“曳梢”，肩膀不免有酸困且火辣辣灼热感，还有红红的印痕与我形影不离。绳子勒在我的肩头，也勒进我的心里。直到我离开故土，走进城市生活。

改革开放后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，祖国面貌焕然一新，犹如巨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村里靠人驾辕的大车逐渐淡出了视野，“曳梢”自然销声匿迹。取而代之的是手扶拖拉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、脱粒机、汽车……农忙时纷纷登场，既省时省力又省心。每每走进农村，与农民朋友攀谈起已烟消云散的“曳梢”之事，他们脸上都掩饰不住自豪的微笑，说，现在享福多了。与过去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

有一回，我到一偏远农村采风，看到一辆废弃的农用大车放置在空场上供游客观赏，旁边还立一个碾场用的大石磙，便情不自禁上前摸了又摸，包括镶嵌在车帮上用来绑绳子“曳梢”的锈迹斑斑的铁圈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，是感悟过去团结协作向善的人文精神，是向往那坚毅拼搏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，是回味那虽日子清苦但又乐观积极的生活味道，还是这旧物在提醒我不忘过去，仍要保持斗志……

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（书法） 李庆方

初升的太阳（国画） 袁汝波

新书架

《艾迪的告别》：个体逃离群体的惊险故事

♣ 酷 威

这是当代法国一个封闭落后的小镇，这里住着一群终日醉醺醺的“硬汉”和疲惫不堪的“悍妇”。这里的孩子全都野蛮生长，男孩以打架、逃学，早早当上硬汉，去工厂做工为荣。女孩则以早早结婚生子为己任。但艾迪却是个天生敏感脆弱的异类，一个“一点不像男孩”的男孩。他的存在，仿佛挑衅了整个家族和小镇的价值观，成了众矢之的。

日复一日，艾迪默默忍受着同学的霸凌，邻里的讥讽，甚至亲人的嫌弃。所有渴求都得不到回应，每个早晨都在巨大的焦虑中开始胆战心惊的一天……为了摆脱孤立，得到认同，他竭尽全力回归“正轨”，模仿“硬汉”，骂脏话、踢足球、交女友，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艾迪越来越意识到，改变天性就意味着必须泯灭本性，放逐自我，活成另一个人，这甚至比遭受唾弃更令他绝望。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，世界不都是一样的，还有跟“这里”不同的“别处”。

这是一个个体逃离群体的惊险故事，一个无力改变但绝不沉沦的震撼故事。很难想象，为保全一点卑微的本性和尊严，男孩要承受如此沉重的内外夹击。加之故事中真实、隐秘又紧张的细节，让人始终为艾迪的命运捏一把汗。

百姓记事

红色大夫

♣ 史留昌

1940年，父亲在许田镇开中药铺时，因冒着生命危险救护过一个武工队员，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，并得到地下党的信任。

一天，一名叫郑飞的武工队员到药铺见我父亲。他说，南边大别山区的游击队生活很艰苦，特别是得了病连个医生都没有，更别说及时医疗了。他问我父亲能否搞点药送到大别山。那边冬有感冒，夏有疟疾，一年四季都有疥疮。父亲说，这几种病我都有配方，在这里把药料配齐，碾碎做成药丸送到山里，让他们对症吃药丸就可。只是，送药路途太远，不能确保平安无事。父亲沉思了片刻，说出了他的打算。父亲的一个姐姐远嫁光山县，他想去光山县开个药铺，这样，两个药铺送取药就无人怀疑了。光山县离大别山很近，山里人取药也就方便了。郑飞非常同意父亲的想法，于是父亲就去了光山县。在那里，他先拿出医术绝活，如治偏瘫、治头疼脑热、诊脉等，先为当地人行医，深得一方人的信赖，接着就趁势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小药铺，并派大徒弟在那里坐诊，他每次去那里送药，也往往住上十天半月。

一次，郑飞又来找我父亲，他说，最近敌人对大别山区扫荡，在那里进行了几场激烈的战斗。不少战士负伤，急需消炎和麻醉的西药。父亲一听可犯难了，中医去搞西药，隔行如隔山，怕行不通。但当他看到郑飞期待和焦急的目光时，说，走，咱去试试。

他把郑飞扮成徒弟的模样，两人连夜赶到了禹州药材市场。他在药材市场先镇定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松松满面笑容地走进了西药店铺。这个店铺的老板是认识父亲的，他知道父亲是药材市场的常客，且到他的店铺买过药。他忙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，父亲说，我受名医指教，现在是中西医结合看病，过去光进中药材，今天特意来进批西药。说着，就递过去了郑飞带来的单子。老板一看单子购量颇大，非常高兴，忙叫伙计备药。在他眼里，看到的只是银款和药材市场的常客，至于药品的去向，他根本不去多想。伙计备好药，父亲付了银款，又与老板寒暄了几句，就让郑飞背上药品，离药铺，出禹州，到许昌，坐火车南下信阳。在信阳下了火车后，他们又过罗山，真奔光山去了。当他们走到去光山的必经之处孙铁铺时，父亲看到大徒弟在那里的茶铺喝茶。父亲忙问就里，大徒弟说出原委。

原来，父亲和郑飞在禹州购药时，药品的品种和数量引起了药铺伙计的怀疑，他本是宪兵队的眼线，父亲一走，他就立马去宪兵队报告，宪兵队马上派人追赶父亲去了。但他们只知道父亲回了许田，却不知父亲已从许昌南下信阳，他们扑了空。当他们得知父亲在光山县还有药铺时，马上明白了父亲是为大别山根据地进的药品。于是，他们打电话告知光山县宪兵队父亲的情况，光山县宪兵队就马上去药铺抓人，结果父亲还未到，他们就把药铺封了。大徒弟是专门在此等候父亲的。

父亲得知事变的原委后，立马打发徒弟回许田安置家里的事，他却毫不犹豫地和郑飞背着药品直奔大别山区了。到了大别山，他先交了药品，随后就在那里行起医来。他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跑遍了几百里地的大别山区，专门为游击队员和山区百姓治病，根据地的军民几乎人人都知道他，并亲切地称他为“红色大夫”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父亲才回到老家，组织上安排他到县医院工作，他又成了穿白大褂的人民医生。1976年父亲去世时，市卫生局送来了一块匾牌。我揭开白色的盖布一看，匾牌上书写的是“红色大夫”四个字，这是父亲的终生荣誉。这块匾牌现在还挂在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医院里。

人与自然

胡同里的秋天

♣ 耿艳菊

晴空如玉，凉风习习，秋天适合找一处地方走走看看。哪怕熟悉的风景，也会有新的发现和惊喜。这个时候，人在天高云淡的旷远里也最易平静明达，在寻常的事物里心平气和。

一个人，穿过热闹的街市，明晃晃的秋阳里游走，像一尾自由自在的小鱼。一个人的形单影只不是人群里的孤独，而是喧闹里的寂静，宛若馄饨店门前那一株盛开的一串红，在人来人往里独自美好着。

走过馄饨店两三米远，向左转，悠闲地游进闹市中的一条古老的胡同。进胡同的右手边是一家有格调的文艺旅店，两层红砖小楼，墙壁上覆盖着一层绿毯子，那是秋风里依然遒劲的爬山虎。半空里悬着一个树叶形的牌子：巷左走巷右走。看上去古怪，无端地联想到江湖气，大漠风沙里的龙门客栈。

步移景异，往右看，是大户人家一样的讲究的庭院，这是通往红砖小楼的院子，只不过空间有限，院子是小小的长方形。院子两边有两口精致的老缸，养着荷，荷叶高高地擎出缸沿，在秋风里摇晃，像一首小小的诗《秋》：“湖波上，荡着红叶一片，如一叶扁舟，上面坐着秋天。”

胡同左边是普通人家，古朴的黛墙青瓦，小小的四合院，斑驳的门扉。几乎每家门前都有几种植物，养在灰色的陶质花盆里。丝瓜沿着墙壁爬上房檐，有些叶片已开始卷边泛黄。辣椒枝上挂着尖尖的碧玉似的小辣椒，还有一朵红色的小花开在辣椒枝上，怎么会这样好看亮丽？像一朵小惊喜。黄葵也开花了，浅黄的花朵透着干净的乳白，平淡里竟有她的矜贵。这情景像时光隧道，沿着它，转眼溯洄到了年少时乡下老家的菜园子。秋日大地，朴素静谧，慈悲大美，年年岁岁景相同，岁岁年年，人随光阴成长改变着，当走在熟悉的秋风里，情怀竟也是相同的。

再往前走，右边有一个很气派的古老四合院，已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。朱红的大门古意悠悠，大门两旁有精致的木制花坛，花坛里养着秋海棠，红红的一片，秋风里开得正美。此情此景正是袁枚《秋海棠》所写的：“小朱娇红窈窕姿，独含秋气发花迟。暗中自有清香在，不是幽人不得知。”秋海棠的盛开，虽红得热烈，给人的感受却是一个“静”字。正如这古老的四合院和秋天一样，站在那里，总让人安静。如此，不禁浮想起百年前发生在这扇门中的故事。曾经的那些热闹和得意、冷清和失落，在悠长的岁月里一一尘埃落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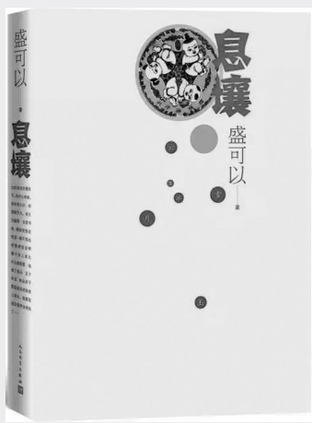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远去，现实是地上的光影斑驳。一抬头，看到了那家小小的裁缝铺，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。裁缝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子，坐在窗下，低头摆弄着缝纫机，面容沉静。他在这条胡同里缝缝补补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个春秋，多少风起云涌，多少潮起潮落，又似乎倏忽而去，生活依旧是一针一线，细细来缝补。

连 载

我一直感激这个人，虽然后来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，我可能也是他人生河流中的一尾小鱼，连浪花都拍不起来的。但是我们互相温暖过对方，有过平和愉快的男女关系，不是那种爱得动刀子见血的感情，对社会治安与平静毫无威胁。正如他说我们是一对非常文明的、现代的饮食男女，还有好多人尚处在茹毛饮血的野蛮之中。

如果恩妈多问一句，我还会告诉她我在这家公司做了多久跳了槽。我获得了另一个更好的职位，这是第二个男人的作用，他的作用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，因为我跟他谈了两年恋爱。他是正儿八经的本科生，他对我的影响不是正面的。如果我不继续充电学习获得新的学历，我可能很难给自己开辟新的发展空间，其实这也是我们最后分手的原因。我的履历栏上的高中学历始终是他心头的刺，他并没有等到我一路自学考到经济学博士，没有哪一个男人等到这一天，因为在这十年里我记不清换了多少次男人。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我从来没有停下来为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段感情伤感或痛苦过半天，我连哭都没哭过。对方流露出分手的意思，我就自动消失了，根本用不着他说出来。倒是我要分手的时候，被两个人纠缠索要机会，我走路不回头的，我可不想像《圣经》里的那个女人，一回头就变成了盐柱子。希望在前面，不是在后面，别说我凉薄。我不勉强自己，现在想起来，我是没有青春过，一进青春期就老了。第一次与男人谈情说爱像老手一样，这让我省下不少麻烦，多少人被情爱困在沙滩上，有首歌叫：死了都要爱。我就不能理解这种把爱放在生命之上的，尤其是女人，女人要紧的是事业，不是嫁人的事业，不是美貌的事业，而是像男人一样拥有话语权。恩妈把经营家庭当事业，妈妈把配合服从当事业。我们真的必须赞美她们是伟大的吗？古代人赞美的小脚，现代人看来是畸形。我从小就待在树上，离开地面看村庄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去很远的远方，这不是马后炮。我是一路被轻视过来的，家里是从恩妈开始，别人带来的轻视更多。乡下人皮肤黑，穿得土，学历低，鲁莽，说不好普通话。正是各种各样的轻视形成了我的翅膀，方言早就不够用了。表达障碍，不瞒你说，方言乡音，在前进的路上碍手碍脚。它也是我努力甩掉的东西，我早就做到。但我知道那种艰辛的过程，也许某一天方言消失，愚昧和鲁莽也会同时不见。普通话和世界性的语言浸入乡村，也许会打开新的文明大门，那是我对乡村的期望。

我不想回来，那些视线被树林挡住的旧眼光落在身上简直是一种羞辱。他们清楚地记得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，谁谁谁家的孩子跟你一样大，心里掐指一算，啊，三十多岁的姑娘了还没嫁人生子，这一世还有什么救啰。我本无所谓做他们眼里的失败者，那些无关的人，那些火星上的生物，要命的是当你身陷这个环境的时候，你会不由自主地使用乡村的标尺。于是你的确量出自己的失败，你发现你有两个我，一个在村庄，另一个在城市。乡村的那个我一进城就自动雪化，城



市的那个我回到乡村，就会被歼灭。这时候我才会理解恩妈和妈妈，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不是核武器，而是日积月累的文化。

他们一见你，总喜欢说你上树掏鸟窝像个野小子，说你在田里插秧屁股朝天根本不像个干活的，说你在教室里烤火惹起了火灾，说你将死老鼠盖在班主任的饭碗里。他们记得那些你自己早就忘了的事，好像是替你珍藏保鲜，等你回来就晾出来。我躲着他们去后山打发时间，但是山被挖空了很多，到处是坟墓。水泥路一直修到坟头，有的墓地像皇帝陵，围墙占领空地，雕龙柱竖起荣耀，有的整个坟堆都覆盖水泥，坟尖留块碗孔大的空。一撮青草出孔里长出来，到处是鞭炮纸屑塑料袋，还有放空了的烟花纸壳，野蘑菇几乎看不到了，再也没有了恩妈采蘑菇的好时季。荷塘也填，有两年回来到处是猪屎和苍蝇，猪们像唱诗班合唱团嗷嗷高唱。猪屎臭替代了荷花香，我只好待在我们的红砖老屋里。有一瞬间我同时产生了恐惧与庆幸，我不是只怕黑和鬼，我还怕我被终身规定在这样的屋子里生活。

这是2016年的事情。一个天气恶劣下着冻雨的夜晚，初雪盘着腿坐在赖美丽陪嫁来的沙发上，赖美丽怀孕后经常坐在上面，坐出一个坑也坐塌了所有的弹簧，就像搭了一块布的木架子一点也不舒服，所以她过会儿就要挪动一下屁股，但她嘴上一刻不停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。她把他当知己，或者说家具——人只会对这两样东西说真话，就像写日记一样。他张着耳朵，紧紧地注视着她的脸，看话语的豆子怎么一粒粒从她的两片红嘴唇里滚出来落在地上。她的腔调怪怪的，一开始是他听得懂的家乡话，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另一种陌生腔，他不知道那是普通话、上海话、英语几种腔调同时使用，他努力地用表情配合她的情绪，仿佛也在暗暗使劲。她以前的冲天短马尾变成了长长的马尾巴拖在后背，这么多年她没有换过发型，没剪过刘海，宽宽的额头露出来，好像宽银幕，随时会放出一场电影。她摘下烟灰色围巾时，他看见她脖子上有几圈细细的皱纹，脸上是平整的，单眼皮眼尾有点上扬，鼻尖和脸颊上分布数颗淡痣，仿佛正是这数颗淡痣使她散发与众不同的气息，它们文质彬彬，宁静而又深刻。

他看着它们，研究它们，被它们构成的图案吸引，有时像一头吃草的羊，眨下眼又变成一把砍刀，当她转过脸侧边的一半又像一只带把的梨子。这使他想起赖美丽，她脸上的斑斑点点更多更有趣，他可以在上面找任何的图像，连男人和女人一起睡觉的样子都有。她笑起来脸上就像羊群拱动，哭的时候就是一只山羊咩咩叫，她躺在棺材里平静的脸上永远停着一群麻雀，她闭上的眼睛弯弯的，像隐约的地平线。不过他后来也忘了这些，太多的死人面孔混淆了他的记忆，但那股身为香烛先生的骄傲始终是清晰肯定的。

初雪的声音渐渐成了背景。他忽然想象她闭上眼睛鼻不再呼吸的样子。他想只有那样她的嘴巴才能闭上，她也不用再怕黑怕鬼怕人规定她住在这老屋里了。外面起了大风，野兽般围着屋子嗥叫，巨大的叹息声落在瓦屋顶。雨扑向窗户，像百爪鱼贴在玻璃上蠕动。一阵更猛烈的风声。屋外什么东西哐当倒下了。忽然停了电，屋里一片漆黑。她停止讲话，直到他点燃从葬礼上带回来的蜡烛。她望着桌上的蜡烛。他像先前一样坐得笔直的，继续听她讲话。